

瞻仰一大会议址时,习近平问:那你说的的那个人呢?(上)

◆ 薛溪

新华社拍了一张照片,总书记正在弯腰仔细观看一件重要展品。这个展品很特殊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译本之一。

习近平多次讲述,陈望道在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时“蘸着墨汁吃粽子,还说味道很甜”,这是“真理的味道”。这次,习近平等人在上海中共一大会议纪念馆参观时,了解到这本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译本,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的。他连称很珍贵,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,要保存好、利用好。

保存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共产党人叫张人亚,原名张静泉,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和保存文件和书刊,如今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级文物。

今天,就给大家讲讲张人亚的故事。

(一)

1898年5月18日,张人亚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霞浦镇(现北仑区霞浦街道)。父亲张爵谦给他取名静泉,“人亚”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。

因为家里生活拮据,年仅16岁的张人亚辍学去了上海,在老凤祥银楼当了金银饰品制作工人。其间,张人亚同顾玉娥结了婚,但几年后妻子病逝,张人亚自此孤身一人长住上海。

1921年,张人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(时称“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”),当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成为当时上海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。也就是说,他的党



总书记仔细查看一件重要展品

新华社

10月31日,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们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议址、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。这次初心之旅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

央视报道截屏

龄和党同岁。

1923-1928年,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委直属第二党小组组长、中共上海浦东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和上海浦东区委书记,后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,领导上海总工会机关报《平民日报》筹备工作。

1928年后,张人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,并受命到芜湖建立中共中央金库,指导安徽沿江和江南地区34个县的党组织工作。

1931年底,张人亚到中央苏区工作,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,与董必武、刘少奇共事。1932年6月,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。但半年后,不幸病逝。

(二)

张人亚喜欢看报,也有意识地

保留图书等重要物品。其中,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居多,还有一批中共“二大”、“三大”会议决议的秘密文件。

1927年4月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,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。在这危急关头,张人亚不是考虑自己如何隐蔽自保,而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。

经过再三考虑,他决定将这些文件书报,冒险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镇海乡下去,托自己的父亲代为保管秘藏。

1928年冬,张人亚秘密回到宁波镇海霞浦老家,对父亲张爵谦说,他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,请求父亲将他带回来的一批书刊和文件收藏好。张爵谦问他藏到何处时,张人亚说“到时再说”。那天傍晚,张爵谦拎着一大包东西,向菜园里停放着张人亚妻子顾玉娥棺材的地方走去。

几天后,张爵谦装作很伤心地对邻居说,他的二儿子张人亚长期在外不归,已不在人世。由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牺牲了不少同志,后来蒋介石“四一二”大屠杀,更有大批工人遇难,而张人亚自从妻子顾玉娥去世后,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,所以邻居们都深信不疑。

张爵谦在家乡的长山岗上,为张人亚和顾玉娥修了一座合葬墓。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,安放的是藏有他带回来的书刊文件的空棺。张爵谦知道此举事关重大,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,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,等待儿子回来提取。

(三)

在把这批文件和书籍送回家之前,张人亚已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内部交通科科长。当时,所有党中央机关之间的联系都必须由内交员进行沟通,不准自行往来。



张人亚

张人亚到任后,立即对中央机关的联系接头办法全部作了改变,重新整顿内交员队伍,对政治不可靠的人员予以清退,已暴露或即将暴露的联络点一律停止使用,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。此外,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期间,几次顺利完成护送和迎接中央领导人的任务,没有发生过内交工作失误。

敦刻尔克



[英]约书亚·莱文/著
吴奕俊 陆小夜 王凌/译

9.短兵相接

5月19日,刚刚当上首相的丘吉尔作了第一次广播演讲:英国和法国不仅要拯救欧洲,还要保护全人类不被十恶不赦、摧毁一切的暴权统治。它让世界堕入黑暗,在历史的篇章里留下污点。在我们身后——聚集着破碎的国家和被奴役的民族:捷克、波兰、挪威、丹麦、荷兰、比利时——对于所有人来说,野蛮的漫漫黑夜将要降临,不见一点希望的星光。这长夜无法打破,除非我们战而胜之,我们必须胜利,我们定会胜利。演讲的社会反响积极,但丘吉尔心里并不乐观。

当晚,安东尼·欧文的蓬巴杜团到达了埃斯科特河后面的比列根村。这几天他们都没睡觉,一直在匆忙行军,中间还出了些荒唐的事故——在布鲁塞尔南边有机枪冲他们开火,欧文和队友赶紧卧倒,并用轻机枪还击。“停火!”终于有个声音喊道,原来“敌人”其实是英军米德塞克斯团的机枪排。

不久后,欧文所在的步兵连在一处果园旁分散隐蔽,人人揪着一颗心,看着天上的一场一边倒空战。空战一方是几乎毫无防御力的英国莱桑德式飞机,其最高时速仅212英里,空战另一方是最高时速达到350英里的德国“梅塞施密特”109战斗机。

5月20日下午,欧文所在部队再次撤退。与之前莫名其妙赶路相比,这一次他们知道原因——有消息说德国坦克追上来了。

在20英里外的布鲁瓦蒙,英军诺福克团的第2营正撤往不远的埃斯科特河。当晚,该营转移到卡隆附近,接听了英军伯克郡团的防线。该营A连负责中间位置,防线长约800码。尽管该连所有人都疲惫不堪,只想躺下休息,但连长彼得·巴克莱上尉还是花了整晚时间确认每个士兵都占据一个合适的阵地。

阵地正面的河面有20码宽,河边有建筑物。一部分英军藏在酒窖里,一部分英军躲在花园围墙后,还有一些人在阵地最左边的水泥厂里。二等兵欧尼·莱格特和队友就藏在水

泥厂顶楼。连队总部在右侧,连长彼得·巴克莱、军士乔治·格里斯托克等人都在这里。

天亮时,A连没看见德国人。在随后的90分钟里,连长巴克莱和其他军官享受着乡村休闲时光,然后德国人的炮弹飞了过来。

A连全员保持安静,直到有几个德军出现在对岸。这些德国人走进树林开始砍树,想利用河上残存的水泥桩造一座步行桥。在这个过程中,英军一直保持安静。随着时间流逝,对岸的德军越来越多。这些德军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英军监视,他们轻松搭桥,然后开始过河。此时德军的现场气氛仿佛正在郊游。然后A连连长巴克莱吹响号角,英军全体开火,过河的、没过河的德军全部丧命。

待在水泥厂顶楼的欧尼·莱格特和队友们能看到对岸的整片树林。在150码外,又有一批德军赶来,伴随而来的还有轻型坦克。激烈交战随即展开。莱格特用轻机枪猛烈扫射,德军勉强抵达河岸,然后撤了回去,又卷土重来,再次被击退。这时,莱格特和队友也处于德军迫击炮的炮火下,只听“砰”的一声就知道德军迫击炮开火了,但要稍等片刻炮弹才会落地爆炸,这段等待是最难熬的。

防线后方的A连连部也遭到德军炮火打击,连长巴克莱上尉的腹部、胳膊和背部都受了伤,但架架用完了,勤务兵灵机一动,拆下一扇门,由4个人用门抬着他到处指挥。

这时,防线右边的情况突然恶化,德军莫名其妙地拿下了位于右侧的一个英军据点,不远处还出现了一个德军机枪位。连长巴克莱要求军士乔治·格里斯托克去拿下这两个点,并派了几个人协助他,里面包括连队的一个文书和一个无线电务员。

几秒后,欧尼·莱格特从位于左侧的水泥厂据点看出去,发现军士长格里斯托克向河岸边的德军机枪掩体爬去,掩体内的德军没有发现他。突然,一个原先隐藏起来的德军机枪手从侧面看到了格里斯托克,然后就开火了。子弹擦过他的腿,打碎了他的膝盖,但他还是继续向前爬,到达了离德军掩体约20码的地方。他略向后靠,甩出一个手雷,然后转身,用汤姆森冲锋枪扫射,确认掩体内的4名德军全部毙命,才艰难地回到己方阵地。

尽管交战激烈,但德军的两次进攻都被打退,英军的这个营守住了自己的阵地。

7.《青春万岁》

1982年,当黄蜀芹得知上影厂终于同意让她拍《青春万岁》的时候,别提有多兴奋了。

说起来也是缘分。1979年,王蒙的小说《青春万岁》刚出版,谢晋就请黄蜀芹密切关注。读完,黄蜀芹被人物群像身上强烈的时代感与青春气息深深打动。她触摸到了这些女孩对生活的特殊感觉——介于成人与孩子、幼稚与成熟之间,对社会和人生似懂非懂,却满怀热情与真诚;以及对爱情朦朦胧胧的理解与追求。《电影新作》的主编王世祯把剧本推荐给黄蜀芹。她看完再次被感动,觉得剧本很质朴,她从那些学生最平常的生活细节——上课、考试、逛街、看电影,你哭我笑,争吵和好……看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影子。

黄蜀芹对自己就读的上海市三女中有着美好的回忆,时隔25年,她对当年的学习生活还是记忆犹新。黄蜀芹一直珍藏着和另外两个女生共记的一本日记,内容全是同学间的琐事,谁昨天笑了,谁今天哭了,有人做了功课,有人克服缺点取得了进步……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,让人觉得真诚、可贵。空闲下来,她总会翻翻看看,心中随之泛起阵阵温馨的涟漪。

所以,《青春万岁》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部文学作品,对黄蜀芹来说却是难忘的青春回忆,尤其是小说中写出了女子中学的特殊气氛,女生们因为没有男生占优势的心理压力,内心没有自卑感、拘束感,她们的天性在女中校园里得到充分释放,时常疯得天翻地覆;但面对一群男生时,她们就会变得矜持而文雅;当然,如果只有一个男生或一个男老师,她们很可能会群起而攻之……这一切都让黄蜀芹在自己的女生活中找到例证。

只是二十多年过去了,对那段青春岁月,黄蜀芹当然已不再是简单的回忆。上世纪80年代,正值中年的黄蜀芹变得成熟而清醒。近三十年的生活是一种教育和陶冶,与其说黄蜀芹拍《青春万岁》是想对那段健康而美丽的女中生活做个朴实而真诚的回顾,倒不如说是她想把所有美好、真挚的东西从历史中筛选出来,呈现给今天的人们,留作一个纪念。

可是,上影厂的领导起初并不想投拍《青春万岁》,理由是故事性不强,缺乏悬念,更认为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,再去关注50年代中学生生活没多大现实意义。沉浸在失望情绪中的剧作家张弦从王世祯主编那里知道,上影厂青年女导演黄蜀芹对这个剧本有兴趣,想找他谈一谈。眼看将成为嫁不出去的姑娘,忽有导演主动上门,还有什么可挑剔的!张弦对黄蜀芹的邀请喜出望外。

黄蜀芹给张弦的印象是很严肃,话不多,几乎没有笑容。但一开口,寥寥数语却句句中的。黄蜀芹说,想把这部电影拍成既是青春片也是怀旧片。当时,青春片多指西方一些青少年题材的影片,而怀旧则容易被认为是反映颓废、没落情绪。所以,张弦很佩服黄蜀芹的胆识,他甚至认为,在当时敢于明确提出以此为追求目标的导演,她是第一个。黄蜀芹又说,这部片子主要靠青春气息、校园氛围、少女情怀、纯真友谊来感染人,而不靠情节、悬念、戏剧性取胜。这些话让张弦大喜过望:《青春万岁》遇上了知音!接着,商量如何让说服上影厂领导通过剧本,并同意让黄蜀芹来拍。这时候,黄蜀芹双手一摊,显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。这让张弦很意外,甚至有些气馁。上影厂作为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,藏龙卧虎。黄蜀芹是科班出身,也深受名导演谢晋赏识,但独立拍片也只是一部《当代人》。如今想拍自己选中的剧本,就得上下走动,找各种渠道说服领导。黄蜀芹却是一副书呆子模样,连应该找谁帮忙都茫然无知。看样子,这事又悬了。张弦再次心灰意冷。

好在费了一番周折后,事情突然有了转机,黄蜀芹如愿以偿,《青春万岁》成了她为上影厂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电影。

很快,《青春万岁》摄制组成立了。开拍前,黄蜀芹把作者王蒙、编剧张弦请来,和摄制组主要创作人员对话。经过热烈讨论,再次修改剧本。王蒙的态度很鲜明:“生活本身的意义是无穷的。”黄蜀芹和张弦的观点与王蒙基本一致:电影应有清晰的年代特征、浓郁的生活气息,人物身上有一种自然流露的青春美,所以,这将是一部回顾50年代的青春片。

黄蜀芹 沈一珠 夏瑜 写意光影织妙镜

